



暑期游泳记事



晋祠稻区东部，一条大退水渠从我们村边不远处流过，渠水由北而来，穿过一个东西向的大涵洞后，拐个弯继续向南流去。转弯处便冲刷出了一个大水潭，潭边芦苇、稗子、蓼、蒲等杂草丛生。渠两侧是一眼看不到边的稻田和莲藕畦，这水潭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。

那时的夏日，几乎每天午饭后，小伙伴们都要到这儿来“要水”。都是顽皮的男孩子，把衣服脱下放到渠岸的草上，光溜溜地跳进水潭，或狗刨或仰泳，或一头扎进水里，从远处再钻出水面，我们把这叫“钻咽咕儿”。有时还比赛看谁潜在水里坚持的时间长。

那时水质好，渠里有很多水生动物。浅水处的泥里，有巴掌大的河蚌在蠕动，有时也见鳖儿缓缓爬上岸晒太阳。我们敢捉河蚌玩，却不敢捉鳖，听大人们说鳖咬住人的手指头是不松口的。最有趣的游戏是“拥鱼”，逢星期天或暑假，不急着去上学，我们就把岸边的杂草拔下来，裹成数米长的草把，几个小伙伴一起推着，由深而浅向前慢慢推拥，拥到岸边时，就会有鱼在草把前翻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时我们这儿的人不吃鱼，而我们也只是玩高兴而已，算是“要水”的一个“项目”。

要水也是有“风险”的，学校和家

长都持反对态度，当然他们是出于安全的考虑。下午上学时，就有老师在校门口查岗，办法是在男生的小腿上用手指甲划一下，如划出白印痕，就是要过水的证据，会受到批评。其实那种验证方法也不太准确，有几次我就没被验出来，漏了网。某天午饭后，我们正在水潭里耍得不亦乐乎，猛然见教体育的胡老师出现在潭边，我们都吓了一跳，正想上渠堰穿衣服接受批评时，却见胡老师说了句“这天气热的”，脱了衣服也跳到潭里，同我们一起耍了起来，还告诉我们逆水游能锻炼肺活量。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泳裤，要水还穿泳裤，觉得很稀奇。

放暑假后，学校的风险解除了，要防备的就是家长。有时正玩得高兴，谁家妈就会突然出现在渠堰上，二话不说，把草上的衣服抱上就走。我们就让谁赤条条地去追他妈，挨一顿骂后把衣服再抱回来，我们也就没兴趣玩了，穿上衣服收场。但却没见谁家爹来过，而那个大水潭也从来没出过事故。

1963年我考入太原二中，校址在太原古县城，距晋阳湖约二三公里多。走过古城营村北的风峪沙河就看到湖堰了。我们几个爱“要水”的同学就常去湖里玩。在上初二时，学校调来一位姓杨的女老师，教化学的，她是南方人，酷爱游泳。杨老师来后，我们这些原来在渠沟里“要水”的散兵游勇便有了组织，经常由杨老师带着去晋阳湖。听说她专门学习过游泳，教给我们各种正确泳姿，以及如何呼吸等要领。其后我们的泳技便大有长进。某天，我们五位同学约好，从化肥厂那边的湖西岸下水，一直游到现在北阜旧村边的东岸，成功横渡晋阳湖。这一“壮举”让许多同学羡慕，还受到了杨老师的表扬。

记得是在1967年7月，晋祠南湖举办过一次横渡活动，我们都报名参加了。心想，对我们这些曾经在水潭里要过水，又横渡过2000米晋阳湖的“泳坛健将”来说，这区区300米长的水面，还不是小菜一碟？

畅游晋阳湖

赵媛

“多会儿就学会游泳了？”每每被问及这个问题，总能将我拉回到4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。

因为家住晋阳湖西岸，父亲又是晋阳湖救护队员，与那些被父母打骂不让“要水”的小伙伴不同，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湖里玩耍，大概是从小学起，关于暑假的所有记忆都是在晋阳湖游泳。

每个夏日的午后，父亲的自行车一前一后带着我和妹妹，穿过一片长长的芦苇地，就到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晋阳湖，还没下水，单单湖面微风吹过，就能消去一半暑意，待到入水，更是清凉惬意。

数年间，畅游晋阳湖，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。应该是初学时，父亲给我套上游泳圈，我小心翼翼扶着游泳圈，顺着湖边湿滑的堤石，一步一步往下挪，堤石上长满青苔，突然脚下打滑，我直接栽到湖水中，游泳圈此时已滑至小腿，泳圈的浮力使我根本站不起来，就只剩挣扎了。看到我在水里扑腾，有人高喊，父亲赶过来，一把将我捞起。我趴在岸边炙热的石头上，吐了几口水之后就没事儿了，也许是年龄小的缘故，有惊无险的经历，并没有让我怕水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确实很危险。

但从那以后，父亲再也不让我套游泳圈了，恐怕也是被吓到了。小孩子学啥也快，脱离了游泳圈，我很快就会游泳了。会游了，心就野了，不再满足在浅水里耍，盯上了湖中的那排铁架子。那是晋阳湖西岸的一个坐标，距岸边大概不足100米，是当时晋阳湖救护队为方便大家游累了歇脚的地儿，这里水深大概有2米，能游到那里，都是小朋友们心中的英雄。为了那个目标，呛水喝水都不怕，终于有一天，我也站到了铁架子上。

再后来就经常跟同学结伴去游泳，父亲得知后，给我下了通牒：“能横渡晋阳湖，以后就不管你们了。”那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，14岁左右的我们来到湖边，这次准备工作多了一项，父亲给我腰间拴了一个救生圈，俗称“跟屁虫”。远眺望不到边际的晋阳湖西岸，说不害怕是假的，但硬着头皮也得游，照常循着堤石下水，入水后开始向东游。一开始还没什么感觉，但游到湖中心时，心中忐忑不安，西岸渐渐成了一条线，岸边人影绰绰，周边特别安静，只听见我们滑动湖水的响声和换气的喘息声，异常的安静令人莫名紧张和担忧，一时呼吸不匀，动作变形，不小心呛了几口水，转身去够救生圈，被制止了，“别急，慢慢游，一下一下地”，父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我翻身躺在湖面上，成仰泳状，凝望蓝天，湖面微风拂过面颊，似乎在抚慰我不安的心，深呼吸，抛开杂念，滑动双臂，一下一下向东岸游去，渐渐地，东岸越来越近，人影、树木、堤石越来越清晰，我终于完成横渡，自此，实现了游泳自由。

一晃40多年过去了，畅游晋阳湖的一幕幕情景不曾忘却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愈发清晰起来。那波光潋滟，一望无际的湖水，那湖边婀娜多姿的垂柳，那长满青苔的堤石，那湖面吹过的微风，那与我同游的小鱼，那些年夏日的午后以及晋阳湖畔的美好，都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。

游泳于我已经不是爱好，而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每畅游水中，当水流滑过，都能唤回熟悉的感觉，让我感受那份美好。

水潭“要水”乐趣多

李海清

事情发生在60年前，每当忆及，总会有一丝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。

那是1961年暑假的一天，开学就进入六年级了。时逢8月，天是那样的闷热。午饭后，听闻几声猫叫，我拔腿便溜出院门，和邻居孩子二毛、臭旦一道，奔西，去汾河要水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那时我家住府西街，紧靠着一个叫周家里的小巷子旁边，我生于斯，长于斯整整20年。现在周家里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我家老院子也隐身于国贸双子座，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记忆。

我家西去西海子200米，再向西一里许便是汾河。少年的好奇心使我们足迹所至已达到汾河两岸。

须臾间，我们已脱光衣服赤条条跳进了河水里，在这泛着土红色的波涛中，我们追波逐浪，嬉闹着，跳跃着，挥臂击浪。时不时还有不知名的鱼儿从两腿间掠过。耳边伴着水鸟的啾鸣声，冷不丁会有一个浪头跟一个浪头猛砸过来。三个孩子就这样尽兴地嬉闹着。

一般我们“要水”的地方都比较固定。本能告诉我们，熟悉的水域，情况容易掌握。有没有环涌，有没有潜流，特别是脚下有没有流沙，这些都很重要，事关安全。

河面总宽300多米，河中分布着一些大小不一的沙洲。沙洲上生长着一簇簇的蒲棒，就是那种绿色的枝条，顶端长着球状的或短圆柱状的海绵体植物。那是孩子们的最爱。

汾河邂逅“水龙卷”

武玉全

时间很快过去了。正当我们采好蒲棒，准备离开沙洲的时候，头顶大片的云快速集聚起来。我们赶紧泅水回到河岸，穿衣间，云层已集聚得越来越厚了。伴随着呼呼的风声在耳边轰响，远处天空电闪雷鸣。看似与往常无异的天象，其实已经孕育着危险向我们紧逼过来。

背心，短裤，一分钟搞定。

站在岸上，仰望云层，但见不远处的西北方向上空，怪异地出现了脸盆般大小的一块蓝天。如同一只眼睛。霎时，“眼”向下作吐舌状，一下低似一下。未几，一挂白色的柱状体落在河面上。“柱”旋转着，越来越快，水被顺势抽起，“柱”呈红黄色，有点像倒扣着的漏斗。“柱”体在蠕动。水平方向观察，离我们最多不过六七十米。整个“柱”的高度，由水面到云层间，约50米，相当于我们现在20多层楼房高度。它在水面上平行移动，并不是很快，比我们步行速度稍快。怪异的是，它好像还有感知，有几次快接近岸边时，居然又折了回去。此时并没有下雨，稍远处云层似乎还变薄了。我们周边不时落下水点子，稀疏但闻噼啪声响，并杂以黄豆般大小的冰雹。

徜徉一阵，“怪物”登陆，朝向岸边不远处的茅草屋扑去。此茅草屋作看田人用，有简单用品，诸如锅碗盆之类。

刹那，小屋顶部全被卷翻，屋里杂物随着噼啪啪的响声全被抛向空中。

肆虐过后，带着残暴的快感，“怪物”继续向陆地纵深啃食。“龙”身呼呼扭动着，“柱”体一阵阵蠕动，似作呼吸状。最后落脚在一片葵花地。几经折腾，“龙”变得越来越细，风力越来越小，及至消失。

纵观整个过程不超过20分钟，我们几个孩子害怕和好奇得都忘了逃跑。

回家后，我给家人作了“汇报”。大人说这叫“龙吸水”。一旦被伤着，会非常可怕。所幸有惊无险。

事后我查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知道这是一种规模较小的龙卷风，因在水上生成，俗称“水龙卷”“龙吸水”。